

目 录

新龙贡布郎结兴亡史·····	普绕依然 (1)
炉霍勒宗四部落的政教和婚丧习俗·····	郎加 沙古 (45)
四川藏洋始末·····	王承志 (68)
我对康裕公司的回忆·····	李万均 (88)
边茶史话·····	高济昌 (103)
康定锅庄传闻录·····	高济昌 来作中 (130)
我所知道的康定中央银行及法币贬值情况·····	郑士杰 (145)
“小天都”摩崖石刻·····	杨嘉铭 (150)
解放前后理塘县卫生状况概述·····	李德普 (155)

新龙贡布郎结兴亡史

昔绕俄热

对于贡布郎结其人，在民族史学界历来有着较大的争论：有的赞誉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有的贬斥他为制造战乱的魔怪。对他与清政府及附近土司发生的抗争，有的称之为“民变”，有的呼之曰“扩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探索其究竟，我们在新龙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查阅了有关的藏汉文资料，对贡布郎结的出生、家世、以及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查证搜集。现综述如下，供作参考。

一、贡布郎结的家世和幼年时期

贡布郎结 (མཁོན་པོ་རྒྱལ་ལྷན་ 1799—1865)，藏族，于清嘉庆四年出生于新龙切依地方的瓦达寨子。贡布郎结因一次在械斗中被打伤左眼，人们便根据其一只眼睛的特征而呼之为“布鲁曼” (བྱ་ལྷ་མོ་)，意为瞎子娃娃。其先人，据查到的资料，为喜绕降泽 (ཤེས་རབ་རྒྱ་མཚོ་)。据传，喜绕降泽原出生于新龙雄龙西，自幼出家，为白玉具呷拖寺红教喇嘛一西茂 (ཁོ་ཤེས་འབྲུག་པ་) 的弟子，因修道有成，于公元一二五三年随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追降村去京城讲经，在觐见元世祖忽必烈时，喜绕当廷显示法力，将一根铁索挽成了一个铁疙瘩，受到皇帝的封赠。喜绕回到新龙后，继续入寺修行，将皇帝赐予的官印、文书，交由姐姐掌管。由于他家是由挽铁疙瘩而得到官职，因而当地人们称其家族

为占堆本冲 (ཕྱུག་པོ་བྱུང་བའི་ཆང་པོ་)，意为因挽铁疙瘩而得到官位的官家。

占堆家族接受皇帝的封赠以后，先住在新龙的冬格地方，后迁至热鲁（即现在的新龙县城所在地），并于一二七〇年在热鲁修建了一座官寨。由于当地的地形象一条正在喝水的“龙”形，官寨又正好修在“龙”的头部，因而人们称当地为“主磨卡” (རྒྱུག་མེལ་)，意为母龙寨。喜绕降泽还在官寨附近，霍曲河边的山上，修了一座寺庙，取名占堆寺，作为占堆家族的寺庙，由占堆家族，世代管理。

喜绕降泽之后，传了三百多年，约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占堆家族分成了上占堆和下占堆两家，上占堆家住在大盖，下占堆家仍住热鲁，两家都被清廷封为千户长，享有土司的名号。分家之初，两家还能和睦相处，后来双方都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所属头人之间更是互相倾轧，矛盾日益突出。

这时下占热鲁家与当地有钱有势的阿呷家族联成姻亲。阿呷家在当地有较大权势，一贯恃强凌弱，并经常四处抢劫，被群众呼为“惹不起的恶魔”。下占热鲁家在阿呷家的支持下，实力日趋强大。阿呷家的女儿在热鲁家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大班格，次子小班格。兄弟二人成年后，因争夺土司继承权发生矛盾。小班格失败后，举家迁到上下占堆之间的卡娘地方。大班格恐兄弟羽毛丰满后再来争夺土司权位，即暗中派人将小班格杀害，又将其妻女迁去甲日（现日阿格北去约十五公里）地方的卡家波绒居住。小班格的妻子明知丈夫为兄长暗害，但孤儿寡母无力对抗，只好含恨忍耐。儿子贡布登 (མགོན་པོ་བཟང་པོ་) 在成年以后，逐渐摆脱了伯父热鲁土司的管辖，自霸一方，所属农牧民称之为甲日本穷（意为甲日小官），又称为占堆聂格家 (ཕྱུག་པོ་འབྲུག་པོ་རྒྱུ་ཆང་པོ་)。于是在上占堆大盖 (ཕྱུག་པོ་འབྲུག་པོ་རྒྱུ་ཆང་པོ་) 和下占堆热鲁家 (ཕྱུག་པོ་འབྲུག་པོ་རྒྱུ་ཆང་པོ་) 之间，又产生了中占堆，占堆家族就此有了三家。

贡布登的成长及其权势的不断发展，引起伯父大班格的嫉

视，于是又拉拢、勾结贡布登的亲戚娃娃家，先在布日地方设下埋伏，然后由娃娃出面假请贡布登到他家协助调解纠纷，及行至布日地方，埋伏的人即把贡布登枪杀了。

贡布登的儿子贡布扎西(མགོ་པ་འབྲུ་ཤེས།)成年以后,娶了上占大盖土司下属小头人若落本的女儿沙格玛为妻。沙格玛聪明伶俐,为替贡布家两代人报仇,曾先到炉霍清政府衙门告状,后又求援于朱倭、章谷二家土司,都无结果。为了逃避热鲁土司的监视和得到亲戚的支持,将家移居到卡娘对岸的切依地方。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她娘家和贡布扎西舅舅家的庇护和支持。

在贡布扎西的儿子罗布七力(ལོ་བུ་ཅེ་ལོ་ལོ་)成年以后,沙格玛给他娶了阿呷家的女儿夏家措为妻,得到了阿呷家的支持。夏家措生有一男四女,长子夺吉热登早死,次女松翁娜姆嫁与小头人松翁甲绒大吉,三女阿娜嫁与小头人领达邓珠莫,四女司郎措嫁与小头人额德贡布汪加,五女多吉知玛嫁与小头人墨居翁加。这些小头人都隶属于大盖土司。罗布七力在这些小头人的支持下,逐渐据有了一定的实力,并在瓦达修建了一座官寨,即瓦达波绒。是时,热鲁土司下属有一家小头人绒他,在同大盖小头人松洛阿家的内部纠纷中被杀,遗下妻子罗布知玛守寡。罗布七力又与之同居,生有三男二女,长子罗布,次子俄温布拉马,三子即贡布朗结,四女措姆嫁与热鲁土司的下属小头人甲日家,五女扎西娜姆嫁与大盖土司下属小头人希达家的呷绒大吉。

罗布七力倚仗六个有头人地位和有一定实力的女婿，和三个勇猛强悍的儿子，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的权势。他的长子罗布就经常对人说：“男子汉做人就要报仇，女儿家做人须会管家。”并经常伙同一些年轻人摔跤、打靶、赛马，四处抢劫。参与械斗。一次到炉霍抢劫，住在结拜弟兄吉沙大吉家里，被大吉出卖，遭到逮捕，被镣铐关押在地牢里。炉霍土司彭措登达去看他，对他说：最坏的头人压迫人最凶，最懒的流氓才酷爱钱财。听说你是占堆本，狠凶狠凶，如果真有本事，今天倒要试一试，否则，你应该

哀求我给你留条活命。”说完，哈哈大笑。罗布说：“即使我死九次，也绝不向你这没良心，吃咀咒的人投降，我立誓要把你和吉沙大吉的全家消灭。”说着说着，就拖着脚镣向彭措登达冲了过来，吓得彭措登达退了几步，从看守者的手里夺过刀来，将罗布刺死。从此，炉霍上司同占堆聂格家结下了不解的冤仇。

贡布朗结出生后，据说当地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喇嘛撮日呷松登真就说他是“魔鬼”的降生，而另外两个喇嘛白马邓登和冲兹拖则又说他是“护法神”的化身。贡布朗结长大后，身躯中等，皮肤油黑，眼睛发红，身强力大，从小就喜欢伤生害命，见到麻雀、老鼠、虫虫、蚂蚁都要将其整死。青年时期更好打架斗殴，常常挑拨他人互斗，他在旁撺掇嬉戏，寻求乐趣。对于同他伙同游荡的人，顺从者毫不吝惜地给予一切东西，反对的则要遭到他的毒打；其兄罗布外出抢劫，一般要带他去，否则便吵闹不休，他还常把家里的食品，散发给邻近的穷孩子们吃。与他年龄相差不多的人，对他也甚拥护。

贡布朗结机警狡诈。有个叫赤加充翁大吉的人，力大无比，为人正直，对贡布朗结的抢劫行为，常有所指责。贡布朗结虽有所闻，但自知斗之不过，只好佯装不知。一天，贡布朗结同甲日拉马泽仁等带了几个小伙子在一条小路上遇见赤加充翁大吉，充翁大吉指着贡布朗结斥责说：“你脸黑，心黑，干尽坏事，比寡妇的心肠还要狠毒。今天相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说罢，从腰里抽出刀来，准备厮杀。贡布朗结转身就跑，并连叫：“兄弟，不要这样！”充翁大吉又向与贡布朗结同行的小伙子们说：

“跟好人，学好人，跟端公，扛邪神，你们常跟他走，谨防带坏了你们！”等充翁大吉走后，甲日拉马泽仁向躲在岔路坎下的贡布朗结说：“他只一个，我们是几个，还怕打不过他，看你吓得跑都跑不赢，害羞不！”贡布朗结听后，反而哈哈大笑。他说：

“对付敌人，该斗智时，要斗智，该斗力时，要斗力。我们不能和绵羊打架一样，光用角来顶，那样会吃亏。要知道聪明的人和

人斗，要知己知彼，想要偷窃人家，就得先摸清对方看家狗的脾气。莽撞行事会得不偿失。我自知体力敌不过充翁大吉，如果与他硬斗，两个都死是我的失败，我一个死了那岂不更惨。况且我还有许多仇要报，你们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以后，充翁大吉便处处遭到贡布朗结的暗算，被弄得坐卧不宁，直至无法在新龙安身，远奔他乡。

坝格家和阿珠家在当地都较有势力。贡布朗结挑拨两家进行械斗。他躲在坝格家，帮助打阿珠家；又躲在阿珠家打坝格家。一次，在阿珠家的主要人物侍朗泽登被打死时，他躲在坝格家开窗窥看，被阿珠家的人举枪射击，一弹击落窗棂，弹伤了他的左眼，从此成了“独眼龙”。对此，他十分恼怒，一般人在他面前，都忌讳说“瞎”字。他竭力反对施用挖眼、断肢等残伤人体的刑罚。他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眼睛，有了眼才能看清一切，对一个人施用挖眼、抽足筋、断四肢等酷刑，就不如干脆把他杀死。”所以在他统治下的地方，一度废除了挖眼，断肢之类残伤人体的刑罚。

贡布朗结成年后，先娶下大盖土司下属的大头人日日本的女儿知玛为妻，继又强娶上占锡巴巴登家的女儿牙西为妻。知玛生有三男四女，长子其米贡布，次子邓登贡布，三子东登贡布，四女泽旺知玛后嫁与理塘的拉翁仁真，五女阿娜嫁与上占大盖土司下属头人沙德本，六女侍朗知玛嫁与道孚有钱有势的冻拉家，七女班初嫁与德格林葱土司家；牙西生有一男三女，长子松达贡布，二女呷绒知玛嫁与下属的头人门居本，三女丹珍知玛嫁与朱倭土司家，四女夏都知玛嫁与喇嘛绒它阿波。

通过家族发展和上述的联姻关系，罗布七力和贡布朗结逐渐扩大了家族的势力，同时在敌人内部安下了亲信，为贡布朗结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贡布朗结实力的扩张

贡布朗结在祖母和父兄的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蓄意报雪家仇，成年之后，曾先后袭扰炉霍和上、下占地界，并进而侵占甘孜、德格、理塘和明正土司的领地。还押解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和部份有一定声望的活佛、喇嘛到木土官寨，和清军进行了数次抗争。于一八六五年，在藏军和清军的夹击下，自焚身死（？）。

1、袭扰炉霍土司与第一次抗击清军

清嘉庆末年，贡布朗结大约二十岁左右时，为报世仇，常结伙到炉霍土司的辖区内进行抢劫。在抢劫穷哥部落时，他以少数武装打死了不少穷哥牧民，并抢走了他们大量的牲畜和财物，迫使幸存者流离失所，整个部落趋于解体。炉霍土司为此向四处告急。与炉霍土司有姻亲关系的康定明正土司，在得到告急文书后，即转向清政府控告贡布朗结及其父亲罗布七力劫掠邻部、杀人越货的罪恶行径。清政府派兵进剿，由甘孜南下上占堆，从大盖过桥后，猛扑切依，包围瓦达波绒，是时，贡布朗结尚带领部属攻打炉霍未归，其父罗布七力也没有在家，只有贡布朗结的二哥俄温布拉马在官寨固守。布拉马见情势不妙，假意提出投降，派代表同清军谈判。在取得清兵同意后，布拉马将茶叶、酥油等堆放在官寨外面坝子上，铺上毡毯，迎请清官。清军派武官郭某前往受降，不知有诈，仅带了少数随从武装，不料在到达受降地点时，刚一就座，即被布拉马枪杀。清军大怒，又包围了切依寨子，并向其发起攻击，于当晚放火烧寨，布拉马被烧死寨内。

清军烧毁瓦达波绒后，以为事已平息，遂将中占领地划归上下占土司统属，命令上下占土司加强戒备，以防再乱。

清兵走后，上下占两土司侦知贡布朗结隐匿在卡娘地方，遂相约出动武装，意图捕杀。但两土司对贡布朗结都有所畏惧，行动上也不够一致。其间，热鲁土司直扑卡娘，抓住了贡布朗结之母及其部份随从；大盖土司则先取切依，枪夺了贡布朗结的家产，然后才去卡娘。在大盖土司到达卡娘后，热鲁土司即将贡布朗结之母转交与大盖土司，以为这样可以加深贡布朗结对大盖土司的仇恨，从而放松自己。大盖土司则认为：掌握了贡布朗结的母亲，可以避免贡布朗结对本土的进攻，并且派出一个头人前往管理切依地方的百姓。

贡布朗结在掌握上述情况后，突于一个夜晚袭击了切依，将大盖土司所派头人全部俘虏；还写信给大盖土司说：“我已经重新掌管了属于我自己的土地和百姓。我这里现在有几条牛（俘虏），准备宰杀后送还给你。你如果愿意和我友好，就应该把我的母亲和随从放还给我，否则，我发誓要把你们一家消灭干净。”信中还把大盖土司邓珠汪加的“汪加”二字故意改写成“知玛，”讽刺大盖土司是女人而不是汉子。

邓珠汪加见信后，慑于贡布朗结的威力，只好派人把贡布朗结的母亲和随从送还给贡布朗结，找回自己派到切依的头人；将占据的切依地方，归还给贡布朗结。双方同时约定以后互不侵犯。

这件事使贡布朗结的声威有了很大提高。他又趁势带人马到了卡娘，宣布卡娘地方本来就属于他的管辖范围。又将他在卡娘躲藏期间向热鲁土司密告他行踪的阿里阿充处死。对于那些在他被追捕期间向热鲁土司讨好和接近的人，分别处以罚款或鞭笞。还胁迫那些既不受大盖土司也不受热鲁土司管辖的大小部落，归附于他或交出地方由他管辖。他曾威吓滂热地方的头人司朗泽仁说：“如不交出土地就要消灭你的全家。”司朗泽仁无力抵抗，只好逃走。贡布朗结便占据滂热，拆了司朗泽仁的房屋，征调滂热和卡娘两地的民伕，无偿为他修造了一座大寨子，取名“滂热打木

卡”（意为滂热虎寨），将全家迁去居住。

2、占领大盖土司领地

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年）前后，大盖土司为邓珠汪加。该土司头脑迟钝，庸懦无能。土司诸事均取决于其妻班珍。班珍系热鲁家的女儿，性情暴戾，待人刻薄，妒嫉贪婪，好淫放荡。邓珠汪加同班珍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女儿扎西知玛嫁与贡布朗结之子其米贡布为妻，为此受到热鲁土司的斥责，认为不应与贡布朗结结联姻。班珍迁怒于丈夫，夫妻在争吵中，班珍竟动手打了邓珠汪加，致使邓珠汪加羞愤自杀。邓珠汪加死后，下属头人畏惧，恐贡布朗结借机进犯，于是共同商定将土司的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大盖仲登寺丹珍活佛和热鲁土司两处暂避，由头人们轮流掌管土司的职权和家事。

大盖仲登寺的丹珍活佛是邓珠汪加的弟弟，在宗教上有一定威望。班珍不甘心于土司的大权旁落，想拉拢丹珍，从头人们手里夺回土司职权，遭到了丹珍的拒绝。班珍于是同其姘夫热阿格登巴企图谋杀丹珍，以翦除头人们对他的支持，然后再夺取职权。丹珍得知是项阴谋后，为避免互相残杀，即同侄儿潜往昌台躲避。

贡布朗结得悉大盖上述情况后，派人到大盖劝班珍带回他在热鲁家的儿子到中占居住，说是以后可以两家合为一家，共同巩固土司的职位和统治，实际上是企图用软的办法，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大盖土司的权力和地盘。大盖掌权的头人们知道贡布朗结的意图后，一致反对，同时对热阿格登巴以土司自居的狐假虎威的行为表示不能容忍。热阿格登巴自知在大盖势弱，于是往投贡布朗结，说大盖头人中热则亚马顺企图杀害他和土司的儿子，篡夺权位，请求贡布朗结给予保护。贡布朗结觉得时机已到，便通知热则亚马顺必须遵办下列三条：①将班珍和他的儿子送到中占；②不许头人住大盖土司的官寨；③不许头人代行大盖土司的职权，

管理百姓。头人们不服，为防止贡布朗结的进犯，加强了些戒备。

贡布朗结出动了切依和卡娘地方的武装，包围了大盖的村寨和寺庙。经过十天的战斗，贡布朗结断绝了对方的水源，使被围处所感到威胁，大盖众头人只好宣布投降。贡布朗结为了收买和拉拢人心，对众头人一律不加拘捕，只责备他们不应该妄图取代土司职权的错误，责令他们今后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管辖；对于在战争中有人烧了仲登寺丹珍活佛的财产一事也不追究；委派热阿格登巴为驻大盖头人；同时将班珍送回大盖。

为压服班珍，贡布朗结一次指着她说：“你这个寡妇，与人私通，逼死大叔，撵走二叔；你家还伙同章谷土司打我，勾结热鲁土司害我。象你这样一个没有内外的女人，本不应留在人间，但因你是个女人，我也不加害于你，但今后一定要听话才对。”班珍不受压服，反唇相讥说：“你这个瞎娃娃，不但六亲不认，连喇嘛也要杀；口头上你讲经说法，行动上你作孽造罪；当面你喊叔叔，暗地里却要灭掉大盖，你把我这个老婆子杀了算了”。边说边扯贡布朗结的衣服，并向他吐口水。贡布朗结一怒，下令把班珍送到里他村看管，不许她自由行动。

以后，班珍的女儿，贡布朗结的儿媳扎西知玛责怪贡布朗结不分亲疏，整垮了大盖土司家，请求班珍接回由她负责供养。贡布朗结说：“你们女人家知道什么，你妈是个魔鬼，接她来菩萨会降灾烧房子的。今后你可以给她送些饮食去，劝她多念嘛哩，但不许和她见面。”扎西知玛以后常常背着贡布朗结去看望班珍。半年以后，班珍得了疯病，在里他村的人管不住她的时候，贡布朗结下令将她丢河处死。

大盖土司下属的十五家头人，本来就耽心贡布朗结总有一天会迫害他们，眼看贡布朗结把班珍丢了河，便相率带着全家逃去青海，并一同到北京向清政府控诉。清政府当时正忙于对付太平天国，无力受理此事。于是他们又到西藏地方政府那里控告，后在藏军东来攻打贡布朗结时，他们也随军回到康区。在贡布朗结

被消灭以后，他们才从青海接回家属，在甘孜的罗锅梁子落户定居，成为甘孜的热色部落。

贡布朗结占据大盖以后，为巩固统治，防止反叛，把那些素来亲近大盖土司和在逃十五家头人的亲属，分别迁到色威、卡娘和切依地方，而把对自己忠实的人迁到大盖。

3、灭除热鲁土司

贡布朗结占据大盖土司的领地以后，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了与之有世代冤仇的热鲁土司。当时，热鲁土司，大班格的曾孙呷绒贡布死后不久，遗下妻子阿扎娜姆，独生子普巴贡布和母亲乌金娜姆三人共同执掌土司权力。普巴贡布年纪尚幼，一家人本来就怕贡布朗结前来报仇寻衅，见到大盖土司被消灭以后，更是食不甘味，坐卧不宁。为防止意外，当时住在热鲁家的绰斯甲呷绒得登喇嘛希望把普巴贡布带走，由他加以保护，阿扎娜姆没有同意。只是请了石渠的里拉活佛前来念经打卦，做了灌顶等佛事活动。为防御贡布朗结的进攻，乌金娜姆召集了下属头人商议，决定分别将所属武装力量集中起来保卫土司官寨。

贡布朗结得知上述情况后，也立即召集所属头人商议攻打热鲁土司的具体步骤。头人安却勒乌玛主张先发制人，提出要在热鲁家的武装尚未组织好之前，即行进攻。贡布朗结采纳了这一意见，他说：“灭火就是要灭在火小的时候，等到火燃大了再灭，就不那末容易了。我们就是要在普巴贡布还未成年的时候加以消灭，要知道等普巴贡布长大成人以后，就必然不是那样好对付的。对热鲁家我们是决不能轻视的。”于是决定调集队伍，配备武器，除将明火枪、刀矛、斧头、钢剑以及进攻碉楼的云梯、挡板全部组织备用而外，还组织了一百人的先锋队，分兵占据了新龙境内的雅鲁江两岸地区，包围了热鲁家的官寨。连续十五天没把热鲁家官寨攻下，仍采用安却勒乌玛的主张，将热鲁土司下属头人的家属，全部搜捕押解到官寨前来，并向寨内喊话说：“看你们

是保自己的家属，还是要保住山寨？如果要保自己的家属，就要赶快投降，我们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还断绝了通往官寨的水源。寨内头人恐慌不安，动家恶日交、阿尼泽仁等头人，率先相约从寨内逃出向贡布朗结投降。逃亡在这里的大盖土司的儿子，也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寨子，逃往理塘。热鲁家见人心涣散，只好委托甲冲和甲通两个喇嘛，出面和贡布朗结谈判投降，条件只提了一个，就是希望能够保证热鲁家人的生命安全。贡布朗结接受了投降，当面发誓决不杀害热鲁家的所有人员。

这时寨内已经断水五天，在寨门开后，久渴难忍的人们，潮涌般地扑向河边，其中也有里拉活佛。贡布朗结见此情景，即讽刺地说：“快跑吧，快喝吧，雅鲁江的水，你们是永远喝不完的。”

贡布朗结占据热鲁以后，古堆寺的呷马和查热寺的个别喇嘛恐遭迫害，先后逃往理塘。不久，贡布朗结果然自食誓言，将普巴贡布丢河处死，将乌金娜姆和阿扎娜姆分别送到甲日和雄龙西两地隔离居住，同时没收了热鲁土司的全部财产，将热鲁土司嫡系前辈的腌尸（藏族习俗，人死后不葬，用盐腌后放在家中房屋的最下层），也清除丢弃河内。家庙内的泥塑佛像，全部捣毁，经书、画像、法器和金属铸造的神佛坐像等，则转移放置其它寺庙保存。还把历代皇帝颁发赏赐给热鲁土司的印信、号纸、官服、顶戴等，扔进雅鲁江里。他说：“我既不做汉官，也不做藏官，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才是我要做的官。”

为庆祝胜利，贡布朗结把热鲁土司的全部财产，分散给了所属的官兵，把热鲁百姓送来的牛、羊肉，青稞酒等全部犒赏部属，还从收缴热鲁土司家庙的法器中，选出几具珍贵的铙钵，赠与甲日和甲通两个喇嘛，以酬谢他们两人出面调解。最后命令他的三儿子东登贡布为热鲁本，委派崩它寸呷玛担任辅佐。原属热鲁土司私有的草场、房屋、土地，全部划归东登贡布，又调集民

工将原有热鲁土司的官寨加以培修，自己也移居到热鲁土司的官寨驻扎。

为了彻底肃清热鲁家的势力，贡布朗结命令下属头人率领一支约四、五百人的队伍进驻下占，迫使热鲁土司下属的朱倭等村庄全部投降；接着曲依地方的龙拉西、子拖西、普巴绒（现属雅江）等几个部落和更龙、博孜、雄龙西等部落也相继投降。到此，贡布朗结又完全占领了热鲁土司的辖区。

4、统一新龙全境

贡布朗结占领了大盖、热鲁两土司的辖区以后，虽然扩大了势力，报了家仇，但在新龙境内一些原来归属于两土司的部落，并不接受他的统治。其中，住在上占大盖与沙堆两地之间的日巴头人“阙昆”即为一例。

当贡布朗结占领大盖土司领地以后，阙昆自恃有点力量，不向贡布朗结投诚，贡布朗结由于统治力量还不很巩固，人心也还没有完全归顺，暂时未予置理。到占领热鲁土司领地后，便把矛头指向尚未归顺的分散部落。他调集队伍到了大盖，并挑选了五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先锋队，扬言要攻打炉霍土司，却趁夜将日巴本的寨子和他所管辖的村子一齐包围起来。在突然袭击之下，大部村寨被贡布朗结占领，只有日巴本的寨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时阙昆的弟弟泽汪贡布和家属都住在牛场，寨子里只有阙昆和十几个人，由于寨墙坚固，抵抗顽强，贡布朗结尽管使用了云梯和挖地道等手段，都没有获得进展，于是下令放火烧寨。先锋队队长甲日拉玛泽仁组织了三次放火都没有成功。

在寨子被围时，阙昆有几个亲信跑到牛场给泽汪贡布报信，要他组织力量前往驰援，其母亲和他的妻子力阻，方同逃去了炉霍安身。阙昆在久围无援的情况下，渐渐不支。贡布朗结又再次放火，终于将寨子烧了起来。阙昆从火中冲出，冲过了两道战壕，甲日拉玛泽仁紧追不舍，并在后面高喊：“抓住阙昆，不要

放他逃跑了！”阔昆回马再战，甲日拉玛泽仁趁势用“套枪”（长矛两端各有一环，环系皮绳约两丈，对阵时举枪同时撒绳，将对方套而刺之）一枪刺死。贡布朗结在占领日巴本的寨子后，即组织人马去追击泽汪贡布，未能追上。

下占的下坝（现属理塘），各巴，君坝（现属理塘）三地，原来是热鲁土司的附属部落。其中，下坝有下他木、麻他木、阿苏木三家头人。阿苏头人丹松贡布，善于集聚财势，对地方有较大影响。他们在热鲁土司被消灭之后，没有归顺贡布朗结，而是就近投靠了理塘土司得雍。贡布朗结认为，如不加以制服，不仅失去了一片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好地方，而且还会留下后患。因而指令其子东登贡布立即向下、各、君三地采取行动。

东登贡布组织了以色威呷马棒和动家悉日交为首的先锋队，向下坝发起进攻。在战争中，阿苏家的丹松贡布无力抵抗，携眷逃走，被东登贡布追杀了全家。下他家的贡布松批和麻他家的郎吉泽仁，在抵抗中也先后被杀。贡布朗结下令没收了阿苏等三家的全部家产，把其中半场部份，分别布施给下坝各寺庙，作为超度阵亡人员之用，又把他们家中经堂所藏的经典、佛像、法器 etc 等宗教物品，交与新龙各寺庙使用。下坝各头人被消灭以后，各巴、君坝的头人，慑于贡布朗结的威力，相继来降。贡布朗结委派色威呷马棒为下坝头人，阿尼泽仁邓珠担任头人助手。

贡布朗结在地域上统一了新龙全境，思想上也要求所属各部对他绝对忠顺。先后处理了如下几件事例：

林达小头人邓珠莫是贡布朗结的二姐阿娜的丈夫。邓珠莫平时对贡布朗结的所作所为不大赞同，甚至提出过反对意见。贡布朗结对之十分不满，曾说：“坏人放在地方上，地方不安；狮子放在森林里，森林不安；内衣烂了最不好，内部出奸最危险。”于是指令部份随从设法把邓珠莫除掉。邓珠莫闻讯后，很快携带妻小逃去了昌都。

希达小头人呷绒大吉是贡布朗结的妹妹扎西娜姆的丈夫，好饮酒。常酒后失言，泄露贡布朗结的机密，给贡布朗结带来过损失。贡布朗结认为他是个不知利害的人，留着有害，密派仲巴次仁大吉将其掀下悬岩致死。

额德头人贡布汪加是贡布朗结的姐姐司郎措的丈夫，因见贡布朗结残害内亲，害怕整到自己头上，遂遣妻前往探视消息。司郎措见到贡布朗结后，假意哭诉贡布汪加对她母子虐待。贡布朗结劝慰姐姐说：“这个驼子对我是不满的。我在新龙是最大的头人，任何人都归我管。官了官，私了私，不能因他是我的亲戚就不服管。姐姐，你不必难受，也不要吭声，我帮你整他是很容易的。”显露了对贡布汪加的恶意。司郎措回家即与贡布汪加集结所属，商得炉霍土司的同意，掩护他们经罗科马、果洛、青海等地到现在的阿坝州红原县麦洼地方定居下来。只有下属部落中的甲措和白宗两家小头目，随带了十五户人家，向贡布朗结投降。

5、与清军进行第二次对抗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前后，大盖土司家逃依理塘土司的后人和管家，在理塘遇到清政府驻西藏大臣琦善返京述职，于是央请理塘土司代向琦善控告贡布朗结。琦善认为大盖和热鲁两土司均为皇帝敕封，贡布朗结攻占两土司辖地，无异对抗皇上，应该进行镇压。琦善到了康定，又收到霍尔五土司同样内容的控告。对此，琦善除将情况上报外，又命令霍尔五土司和明正、德格两土司，巴塘、理塘两土司，以及吉塘（中甸）土司共十个土司，聚集兵力，准备征剿贡布朗结。

贡布朗结闻讯立即采取了应战措施：①消除异己，把那些有声望、有势力而又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头人迁移到其它地方，加以控制。②补充兵源，征集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组成武装，听征入伍。③精选三百名骁勇善战青年编为先锋队，进行攻守

训练。其余应征人员分编为三队，即有马，有枪，有刀的，编为骑兵队；无马，有枪，有刀，有斧头的，编为步兵队；无马，无枪，只有刀、斧的编为守兵，其任务为防守村寨、要道、山头、路口。三个队的人员，令各部落认真核实。④在险要路口堆集滚木横石，设置障碍。⑤把能偷善盗的人，派到新龙以外的各土司辖区，去进行抢劫偷盗，所得一律归己；遇有敌情，立即返回报告。⑥在山头设立岗哨，以熏烟和倒树为信号，报告敌情。⑦百姓财物，一律密藏，只留老弱人员看家守户。⑧明确宣布：凡在战争中，毙敌头领一人者，奖马一匹；生俘者，奖马一匹，枪一支；毙敌士兵一人者，奖犏牛一头。均以所缴之头颅或手、足、耳朵为证。

战争开始了，徐吉塘、巴塘两土司因认为距新龙较远，不会受到威胁，没有出兵而外，其余八土司组建的武装部队，分三路由甘孜、道孚、理塘向新龙包围前进。从道孚向新龙进攻的是朱倭、炉霍、明正三土司所辖的部队，他们在新龙中占的麦科牛场与贡布朗结的部队接触，展开激战。在贡布朗结的坚决抗御下，进攻者被击退了。明正土司的作战参谋，倾则活佛又出面指挥第二次进攻。战斗中贡布朗结使用的明火枪发生爆炸，吓了他骑用的战马，一时指挥失灵，引起混乱，部队受到挫折。这时，部份百姓认为贡布朗结注定要失败；监狱里被关的犯人，也纷纷越狱逃跑。但贡布朗结通过顽强抵抗，仍然坚守了阵地；又组织部份人马突围成功，向进攻部队实行侧击，截断其运输线；还不时组织夜袭，抢劫对方的辎重财物，给予骚扰，逐渐使对方陷于被动。加之，各土司的军队在新龙奸污妇女，抢劫钱财，激起民愤，更加增强了贡布朗结所部的抗御能力。争战六个月后，进入冬季，气候严寒，各土司所部的士气更渐低落，眼看无法取胜，只好分批撤军。贡布朗结利用敌军撤退之机，组织掩杀，大获全胜。又令将所斩敌人头领的首级悬挂于交通要口，使敌军丧胆，消失斗志，整个战役，八土司所部伤亡惨重，仓惶败逃，遗尸遍

野。

在这次战争中，新龙人民除老弱妇孺外，大部参加了作战。贡布朗结明令宣布：所有缴获，一律归参与作战者所得。这样，在战斗结束后，许多人都兴高彩烈地议论自己的斩获，对贡布朗结更加信任。贡布朗结的威信也随之得到提高。八土司这次对贡朗结的进攻，只招致了对方的仇恨，并以失败而告终。

各土司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又到康定向驻军统领诉苦，统领告之以“贡布朗结必须消灭，否则康区不得安宁，已报请川督，准备出兵！”并要各土司作好配合作战和支应乌拉的准备，不得贻误军机。

第二年，四川总督琦善又亲自率川陕之兵，带着明正土司和倾则活佛，由康定出发，到炉霍扎营。途经乾宁、道孚时，专门接见了霍尔五土司。德格土司和竹庆活佛，也分别在炉霍受到接见。雅州府专派武官马某，亲率清兵五千，前来炉霍听命。这次清兵入康和各土司的部队集结，各地人民支应乌拉，供应军需，被闹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以致炉霍寿灵寺的喇嘛编了一则顺口溜以讽刺清军进攻的必然失败。顺口溜说：“统领亲自到藏区，土司受宠应领情；贡布朗结命不绝，坐等你们来孝敬。”

贡布朗结得知清兵临境，当即下达战斗命令，并提出如下口号来表达战斗决心：“出击必胜，威信必树；”“坚守阵地，不失寸土；”“保护生命财产，坚决为占堆争光；”“即使男人死光，剩下女人也要战斗到底，决不投降。”等等。

琦善深知对贡布朗结不能速战速决，因而采用分段设防，步步进逼，长期作战的战略和策略，动员民兵，修筑道路，以保证补给和运输；同时命令驻屯上占达拉松布地方的先遣部队，在那里筑工事，挖战壕，修营房，种蔬菜。然后将所部五千清兵，分由甘孜、炉霍、道孚三路向新龙进攻。由炉霍进攻的一路，由炉霍土司的武装配合，先进入新龙境内，同贡布朗结展开激战。战斗开始，炮声震动新龙山沟，但在贡布朗结的坚决抗击下，